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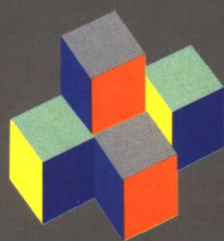
〔美〕彼得·帕雷特 主编

〔美〕戈登·A. 克雷格

〔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编

时殷弘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珏 译

【美】詹姆斯·马基斯 著 王珏 译

【美】亨利·基辛格 著 王珏 译

国际关系学 总第100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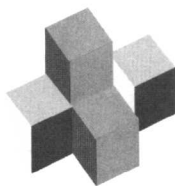
[美] 彼得·帕雷特 主编

[美] 戈登·A. 克雷格

[美]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编

时殷弘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Copyright © 198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 (美) 帕雷特 (Peter
Paret) 主编; (美) 克雷格 (Gordon A. Craig), (美) 吉尔伯特
(Felix Gilbert) 编; 时殷弘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ISBN 7 - 5012 - 2718 - 7

I. 现... II. ①帕... ②克... ③吉... ④时... III. 国际
关系史—研究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867 号
图字: 01—2001—4213

书 名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杨连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余 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59 1/2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时殷弘

杨光海 宋德星 朱听昌 葛腾飞
刘飞涛 崔建树 袁胜育 张 春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问题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导 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战略定义为使用战斗或战斗威胁，以实现其所由发生的战争之目的。这个被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成既富有革命性、又挑战似的简单化的概括，可以毫不困难地加以修改或扩展。^①克劳塞维茨本人并不很重视绝对的定义，而总是按照眼前的问题改变战略概念的内涵。战略是使用武装力量来达到军事目的，并且广而言之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在那些亲身指导和操作战争的人看来，战略往往显得更简单，用毛奇的话说就是一套权宜之计。然而战略还基于、而且可以包括为了在战争中贯彻国家政策这一目的而开发、运筹和利用国家资源。在本书中，这一术语正是在两种意义——较狭窄的作战含意与它广泛包括的含意——上被使用。

战略思想不可避免地是高度注重实际的。它取决于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现实，也取决于别的、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战争预定要解决的种种问题和冲突。战略史家不能漠视这些力量。他必须分析形形色色的战略环境，分析环境与思想彼此作用的方式，同时追踪从思想到信条、再从信条到执行的发展，而这发展演进反过来又会产生进一步的思想。战略思想史是一部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历史。因而，本书汇集的各篇论文远超出理论，涉及许多帮助塑造战争的军事和非军事因素。它们以种种不同方式，表明和平与战争的密切的交互作用，显示社会与其军事体制和政策之间的联系；然而，战略思想是贯穿所有这些论文的红线。它们探索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文官武将关于其社会的军事资源之最有效应用的思

彼得·帕雷特

^① 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79); 重刊于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 2nd ed. (Cambridge, Mass., 1984), 101.

想：可得的、或者潜在可得的战斗力如何能够被用于最佳目的？在论说了这些思想之后，它们转向进一步的问题：战略理论对战争和接下来的和平时期有什么影响？

本书的构想，连同其部分内容，得自一部较早的著作。1941年，爱德华·米德·厄尔为普林斯顿大学及其高级研究院的教师们组织了一个讨论会，研讨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该讨论会收集了一套关于“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的论文，共21篇，由厄尔在戈登·A. 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协助下，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为题在两年后出版。该书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在于其编者和作者们的一项信心，那就是在一场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间，战略思想的历史值得认真和广泛的注意。在他们看来，当今的考验并未减小往昔的意义。相反，历史现在显得尤其适切。厄尔在其导言中，宣告该书的目的是“说明现代战争的战略之形成方式，相信对最佳的军事思想的了解将使……读者能够理解战争的原因和支配战争操作的基本原理”。他还说：“我们相信，对此类问题的永恒警觉是自由的代价。我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要有一种经久的和平，我们就必须对武装力量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种清楚的理解。而我们并非一向有这种理解。”^①

写作环境对这些话语的影响一目了然。一个直到近来仍然极少关心种种境外事件的社会，眼下却在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浴血奋斗。在此情况下，可以期待有一种新的兴趣要来学习战争，学习那些一直被漠视、现在却主宰了公众生活的问题，甚至有兴趣取得某种不仅关于这场冲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而且关于其军事要素的历史眼界。不仅如此，这些论文在其中写作的气氛，还同样多地在于这么一项信念，即全体公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理解战争的种种决定性现实。《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是出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这个当代术语的最佳意义

^① Edward Mead Earle, "Introduction,"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ed. Edward Mead Earle (Princeton, 1943), viii.

上所言)的一项学者性贡献,是一项认真的、基本上乐观的回应——回 5
应美国在战时和在世界强国开端时节的重要智力需要。

该书还有一个很不寻常的方面,那就是它的战时起源和战时使命没有损害其学术客观性。它的内容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虽然总的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哪一篇论文受到沙文主义的玷污,或者污蔑当前的敌人。甚至关于“日本海上战略”和“纳粹战争观念”的论文,也坚持一种堪称楷模的思想诚实。无疑,这是该文集在大战结束后几十年仍保持成功的原因之一。该书现在已经为两代读者提供了知识和洞察的一个丰富的来源;对某些人来说,它很可能是他们惟一遇到过的对战争老练精致的研究,与其“战鼓隆隆,军号齐鸣”的各种变化截然相对。

《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成了一部现代经典。那些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不久就因为事态发展而过时,但这一点并未削弱它的总体影响。此类书籍都不可能始终跟上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它界定和解释了战略思想的各个较早阶段上关键性的情节,展示了甚至许多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忽视的、它们同总的历史的联系,并且将某些经久不消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置于广泛的历史视野之中。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部书随岁月流逝而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了。自德日两国战败和核时代降临以来,战略分析沿新方向运行,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继续改变并深化我们对于较遥远的过去的理解。更新《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现在已成为值得想望的了。

在准备新版本时,编者们不希望摒弃旧模式。无论是全面,还是解释的一致,都不在追求之列。论文作者们没有被要求运用一种特殊的理论方案,每个作者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论题。像在早先的著作中那样,如果篇幅已经颇大的这部书要保持合理的规模,战略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情节就不得不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这些论文——它们按照年代顺序、往往还按照论题联结起来——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指南,引导他们理解战略理论,理解历史上关于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种种思想,从马基雅维利写作其《用兵之道》直至当前。

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比其前身多了八篇论文。有几篇是从早

- 6 先的著作中续用下来的，大多数不是。^① 1943年版本内的三篇论文除了若干更正和格式上的改变外，仍保持原样，它们是：亨利·格拉克关于沃邦和17世纪里科学对战争的影响的论文，罗伯特·R. 帕尔默论述腓特烈大帝和从王朝战争转变到民族战争的论文，还有爱德华·米德·厄尔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的文章。关于这些人物和问题肯定还有话可说，但这三篇论文中的每一篇都在经久不息的学术谈论中保持重要地位。它们的参考文献说明已得到更新。还有两篇论文很大部分被重写，另外两篇则被修订。^② 现在这部书里的其余22篇论文是新的。

要结束这番对于前后两部书的简短的比较，说一下它们之间某些较重要的论题区别可能是恰当的。新版本关于美国战略要说的比其前身多得多。它还包括了论述1945年以后时期的四篇文章，而这个时期对厄尔及其协作者而言尚属未来。更一般地说，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对于其主题采取了一种多少更广阔的眼界。厄尔会宁可将自己及其协作者局限于分析主要的理论家，虽然主题的性质使他不能不看得更远。由于美国“未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沃邦”，在早先的版本里得到讨论的美国军人仅有马汉和米切尔。其他美国人和欧洲人所以未被包括进去，“要么因为他们更多地是战术家而非战略家，要么因为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连贯的战略信条陈述”。这最后一条考虑也解释了为何缺少一篇论拿破仑的文章。厄尔在其导言中写道：拿破仑“将他的战略记录在战场上（如果不算他那些老生常谈的格言）；因而在此，他由他的解释者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来代表”。^③ 这似乎是一种过于狭窄的观点。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固然值得保持，但战略并非仅仅出自、甚或主要出自那些有兴趣阐明其理论的思想家。虽然拿破仑未就自己关于战争和战

① 在未予保留的论文中间，有些不契合论题的新分布，例如德温特·惠特尔西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和西奥多·罗普对欧洲大陆海权论的概述便是如此。另一些是在关于其主题的恰当文件可供利用以前写的，或者虽然当时在学术上处于前列，但现在已被超过。还有一两篇，例如用假名欧文·M. 吉布森的那位作者论述马奇诺和利德尔·哈特的文章，没有达到其余论文的水平。

②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重写了他自己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马克·冯·哈根则重写了西格蒙德·纽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戈登·克雷格对自己关于德尔布吕克的论文作了某些修改，而彼得·帕雷特修订了哈约·霍尔博恩关于毛奇的论文的第一部分，其第二部分则被一篇新文章取代。

③ Earle, "Introduction," ix.

略的思想写下一部全面的论著，但它们值得研究，而且不是仅仅通过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过滤来研究。因此，在目前这个版本中将看到一篇论拿破仑的文章。然而也必须承认，拿破仑的战略并非仅由这位皇帝一人创造。它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拿破仑有其天才和心理冲动，能将别人的思想和政策结合起来，加以使用。这些人当中的若干人，连同甚至征召制之类不能被认同于任何特定的个人的力量，也属于战略史，并且在此予以讨论。有如一位论文作者所评论，因为其较为广阔的历史聚焦，新版本或许可以更恰当地题为《现代战略的形成》。

二

在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中面世的时代性问题和冲突，同引起早先版本的那些大为不同。现在之需要理解战争，甚至（如果可能的话）甚于 1943 年时。然而，问题之巨大既鼓励了、也在同样大程度上阻碍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许多人以摒弃总的战争概念来回应核武器的摧毁力，并且因此觉得不再需要探究战争本身的性质。有人甚至宣称，核武器已经使得一切战争都成了非理性的和不可能的——此乃否认现实，反映了那已变成当代生活一部分的特殊焦虑有多严重。迄今为止，核时代已容纳了用非核武器来进行的每一类可想像的战争，从恐怖行动和游击战到大规模空中打击和装甲战役。战争未被排除，它只是变得更危险。而且，甚至在不可想像的领域，就像核威慑理论表明的那样，战略和战略研究的必要也并未消失。

一种连续的统一（尽管可以是断断续续的和辩证的）从 1945 年以前的种种战略一直贯穿到那以后的各种常规战战略。前核时代与核战略之间的联系，却较不明显，较为含糊。有人争辩说，至少就核冲突而言，核武器问世以来的一切都是新的。技术确实是新的，但人及其社会—政治观念和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处置核武库的政府和军兵种由这样的男男女女组成：他们同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尚未有那么大的差别。

在这些危机性的和部分中断的情况下，我们早先的经验中有那么多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甚至比其前身更有力地引起是否适宜的问题。爱德华·米德·厄尔毫不怀疑，理解历史

- 8 上的战争将有助于读者更聪明地对待现今的战争。并非每个人——肯定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完全像他那样确信历史的当代适宜性。不仅每个时代在其环境、问题和人物的结合方面都是独特的，而且有时技术、信念、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一场深刻的革命似乎将我们同历史割断，并在某些人看来将其适宜性减少到荒诞小说的地步。然而，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宜性是指什么。历史——即使假设我们能够确信对它的解释非常准确——难得提供直接的教益。宣称达到此类适宜性等于欺骗自己。但是，历史作为对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应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那样，现今总是有其历史的方面，最好是承认而非漠视或否认这个方面。而且，即使我们只能按照其自身的表象来观察现今，我们仍然有那可能是历史不能不提供的最伟大价值可用，那就是它能够通过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和未来。

战争现象能够通过研究其往昔得到较好的理解。这就是本书传达的一项教益。然而，还应当为了理解往昔本身而研究战争史。历史学家有时不乐意承认这一必需。虽然他们很难否认，从政治组织的最早阶段起到我们当代，战争一直是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一种基本现实，但战争是如此悲惨，在思想和情感上又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致他们倾向于在自己的研究中将战争撇在一边。在培养历史学家和教授历史方面，尤其在美国，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主题。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在于给一种通俗的、本质上浪漫的战争文学留下了太大太大的余地；这种文学说明不了任何事情，而只是粗俗地回应了一种魅力，那是古往今来的战争施加于我们的想像力和理解欲望的。本书试图提示，把军事思想和政策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整合起来是很有用的。

以下各篇论文有个共同的主题，即武力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它们都认识到，战争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元的甚或全然军事的现象，而是许多因素的一种混合物，从政治到技术，再到极端重压之下的人类情感。战略仅是这些因素中间的一个，即使有时是个重大因素。论文当中有24篇追踪先前各代人的思想和行动，那是他们在使用和误用战争时所有的，其余四篇则分析晚近和当前的军事思想和政策。本书大体上是历史的，然而它还从事、并且——恰似其前身那样——奉献于“较广泛地理解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的事业。

目
录

第一部分 现代战争的起源

第一章 马基雅维利：战争艺术的复兴 费

利克斯·吉尔伯特 / 2

第二章 拿破仑的莫利斯、古斯塔夫斯·阿道

弗斯、雷蒙多·蒙泰库科利与 17 世
纪的“军事革命” 冈瑟·E. 罗滕伯
格 / 23

第三章 沃邦：科学对战争的影响 亨利·格

拉克 / 57

第四章 腓特烈大帝、吉伯特、比洛：从王

朝战争到民族战争 R.R. 帕尔默
/ 84

第二部分 战争的扩展

第五章 拿破仑与战争的革命 彼得·帕雷特

/ 116

第六章 约米尼 约翰·夏伊 / 135

第七章 克劳塞维茨 彼得·帕雷特 / 179

第三部分 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

第八章 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军事力量的
经济基础 爱德华·米德·厄尔 /
208

- 第九章 恩格斯和马克思论革命、战争和社会中的军队** 西格蒙德·纽曼和马克·冯·哈根 / 250
- 第十章 普鲁士—德国流派：毛奇与参谋本部的兴起** 哈约·霍尔博恩 / 268
- 第十一章 毛奇、施里芬与战略包围论** 冈瑟·E. 罗滕伯格 / 282
- 第十二章 德尔布吕克：军事史学家** 戈登·A. 克雷格 / 311
- 第十三章 俄国军事思想：西方楷模与苏沃洛夫的影响** 沃尔特·平特纳 / 339
- 第十四章 比戈、加利埃尼、利奥泰：法国殖民战争的发展** 道格拉斯·波奇 / 361
- 第十五章 从开国之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战略** 拉塞尔·F. 韦格利 / 393
- 第十六章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史学家** 菲利普·A. 克罗尔 / 429

第四部分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 第十七章 作为战略家的政治领导人** 戈登·A. 克雷格 / 466
- 第十八章 人与火的较量：1914年的进攻信条** 迈克尔·霍华德 / 494
- 第十九章 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德国战略（1914年至1945年）** 迈克尔·盖耶 / 511